

# 大气峨眉

□ 文月

1985年7月第一次登峨眉山，穿着雨衣(骑车所用，前长后短，很适宜登山)，陪着父母，挎着三个包袱，跑前跑后，从报国寺出发，经纯阳殿、清音阁、洪椿坪、洗象池到金顶，一百多里山路，全在森林石梯中，“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”。时而阳光明媚，新绿灿灿，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；时而云雾茫茫，“水声常在耳，云气欲生衣”；时而细雨霏霏，冷气袭人，寒战连连，历时三天，方才登顶。

吃过豆花饭后，住进简易的木板房。夜半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暴雨骤至，倾盆而下，板房摇摇欲坠。拂晓雨停，到金顶看日出。初时，山下峨眉城区和西南交大万家灯火闪烁眼底，俄顷云起，灯火突然不见；而后东方天边泛白，继而淡黄，由淡黄而橘黄，由黄而红；脚下断崖，风起云涌，汹涌澎湃，卷起玉龙千万，肆意纵横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云海由乌转白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；金顶、万佛顶及西部群峰和每个人的笑脸都披上了一层红光，贡嘎山、金银山、白海子山等终年积雪的群峰连绵不断，熠熠生辉，牛岗坪、牛背山、二郎山、大瓦山、瓦屋山等千山万壑，奔来眼底，壮观天下无，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，一股浩然之气油然而生！此情此景，深入脑海，萦绕至今，尔后因为工作或爱好缘故，又几十次登临峨眉。每次登临境况不尽相同，但总是心潮澎湃，壮心不已，愈发感觉峨眉大哉！

峨眉大气，一在其高。巍巍中华，自有脊梁。峨眉山是大地隆起的“急先锋”，从四川盆地拔地而起，直上九霄，是“世界屋脊”青藏高原的东向支撑之一。主峰金顶海拔3077米，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，全山相对高差达2600余米。东上摄身岩，直上直下2000余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断崖之一，动人心魄。峨眉山在佛教界号“大光明山”，金顶有“银色世界”之称，可谓“神仙的观景台”。万山一顶，高山仰止，这样的高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特别是步行上山，非勇敢者、起心动念发宏愿者、坚定者、有好脚力者，是登不了顶的。做人要有高度，只有不畏艰辛、勇于攀登的人，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2000多年前，印度释迦和尚云游四海，来此结庐而居，发出了“高出五岳，秀甲九州，震旦第一山也”的赞叹。1000多年前，“诗仙”李白惊叹“峨眉高出西极天”。

峨眉大气，二在其阔。峨眉山由



峨眉山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大峨、二峨、小峨三山构成，范围广大。因为有高度，有依靠，不狭隘，不憋屈，能见度好，四顾无碍，亿万年来，一直敞开怀抱，对外开放。东望峨眉，平畴万里，村庄点点，炊烟袅袅，大江中流；北望蒙雅，青衣南来，郁郁苍苍，云山叠翠；西望康巴，雪山绵绵，万山来朝，大气磅礴；南望金沙，竹海翻卷，凉山苍苍。站得高，看得远，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做人要有宽度，只有胸怀大家，开放包容，乐于奉献，才会欢喜到底。峨眉山自远古至今，从不封闭，从不保守，从不落后。南方丝路、茶马古道从此穿行，文化交流互鉴从未间断；凌云大佛、万年寺普贤铜像、伏虎寺千佛铁塔、东风堰等，万古风流。宝掌结庐，东坡放歌，沫若东渡，中西合璧，古今圆融。

峨眉大气，三在其丰。山长万物，厚重不迁。峨眉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，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种类繁多，丰富多彩。峨眉山地处亚热带，从海拔400多米到3000多米，立体气候、立体景观明显。全山集中了丰富的风景地貌，玄武岩、花岗岩、沉积岩、丹霞(红砂石)、岩溶地貌精彩纷呈，尤以玄武岩最为有名。自龙门洞、龙脊石、九老洞至摄身岩，地质剖面十分明显，是著名的天然地质博物馆。山麓有500余年的最美楠木林“布金林”，子遗动植物枯叶蝶和砂椋，万年寺附近有神秘的弹琴蛙和天蚯蚓，山中有“中国鸽子树”珙桐树和古老的洪椿树，山顶多高山杜鹃和苍劲的冷杉云杉，特别是嬉戏在一线天至雷洞坪之间的猴群，十分惹人喜

爱，自然成为峨眉山的“吉祥宝宝”。中华名山，各有其长，峨眉山别有其秀；从峨眉湖看，拔地而起，如坐的泰山；从张沟看，壁立千仞，如立的华山；从零公里、七里坪等半山看，连绵逶迤，如卧的嵩山；云雾漫漫，如飞的衡山；奇峰罗列，如神奇的黄山，双桥清音、大坪霁雪、萝峰晴云、象池夜月、金顶祥光，各有其妙。做人要有长度，经历丰富，人生自会精彩。“蜀国多仙山，峨眉邈难匹”，峨眉山既是道教圣地，是三十六洞天中的虚灵(陵)洞天，相传财神赵公明、药王孙思邈等在此修行，现存飞来殿、纯阳殿、九老洞、白龙洞等遗迹；更是佛教圣地，是四大佛教名山中的普贤道场，有大佛禅院、报国寺、伏虎寺、洪椿坪、中峰寺、万年寺、洗象池、接引殿、卧云庵、华藏寺、十方四面普贤等胜迹；佛教文化、建筑艺术、造像艺术驰名中外，尤以报国寺宋代瓷佛、伏虎寺离垢园、万年寺无梁殿、“三宝”、大佛禅院弥勒殿、普贤大殿、乌木观音、根雕孔雀明王像和金顶十方四面普贤像称绝。峨眉山文武兼备，文有东坡、嘉州画派等，武有杜心武、峨眉武术等。到峨眉山，既可品尝竹叶青、峨眉雪芽等好茶，又可享受跷脚牛肉、雪魔芋、萝卜汤、豆腐脑等美食。

峨眉大气，四在其化。峨眉山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，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气流在这里抬升、激荡，与“世界屋脊”碰撞、交汇，化育万物。春夏秋冬，晨昏昼夜，峨眉变幻无穷，是灵醒之山、觉悟之山，云海、云瀑、雾凇、佛光独步天至雷洞坪之间的猴群，十分惹人喜

## 沙湖漫记

□ 郭宗忠

这几天，突然想去沙河水库(我也称之为沙湖)。算来，我离开沙河已经为14个年头了，之后再没有到过日思梦寐的沙湖。在沙湖岸边，我曾经居住过3个月，写了将近50篇《沙湖日志》，并在隔年的《昌平文艺》上，一期一期发了20余篇。那一个个瞬间凝固的，是我生命里不可缺失的部分。

14年前到沙湖，我从北京西郊乘坐360路到西直门，再换乘27路到新街口豁口，然后再倒上670路，到达上东郭村。这一路下来，怎么也得两三个小时。公交车里几乎是没有座位的，一路颠簸的艰辛，可想而知。

而如今，从我居住的地方，直接坐地铁就能到达沙湖。很快，我就在地面上的昌平线上看到了熟悉的波光粼粼的沙河。本来想到沙河站下车，但是看见了河，看见了河的大坝，在树荫与河水的交织中，心被摇动，于是在沙河的前一站——巩华城站下了车。出东门，竟发现了一个野花遍布的滨河公园——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。

这是一处新辟的公园，十分安静，从闹市突然到了花香四溢、桃花源一般的地方，我有了不虚此行的惊喜。只有大风刮响的杨树叶的声音，是这个晚春的声音。我在东西走向的路边连椅上坐下，想要看清这美好的风景。路南是一排小叶杨树，至少有五六十年树龄，树荫浓厚，仿佛撑起一路大伞。一排排连椅在树荫下，何其惬意，好像在欢迎我远道而来。

我充满新奇，四下打量，这公园里都是些什么树呢？一片七叶树，一片松树林，一片栎树林，一片枫树林，还有大片的柿子树、白蜡树、以及路边的槐树和紫叶李树，远远近近，错落有致，让这个园子既整齐又丰富。

最耀眼的是遍地的黄花，好像是黄金织出花纹的地毯，那是遍地的假还阳参，一望无际，在风里摇动着，热烈到动人心弦。它们在空地，在树下，在水边，恣肆汪洋，不选择土质和位置，没有任何奢求，细小的花独自开放，一片接着一片，在大地上有了绽放生命的灿烂和辉煌。

我忍不住走走停停，独行草、夏至草、二月兰等野花开在黄花里，点缀着假还阳参黄色锦缎的纹理。当我走到一片大杨树林尽头，突然出现一片紫色的花海，那是一片鼠尾草的阵地。四周是围绕的假还阳参的黄花，假还阳参像是给鼠尾草地镶上的金边，鼠尾草地又像是搭在假还阳参花地里的一块飘逸的紫色纱巾。

这一切都是大地心里生出的美，大地无言，却用花朵与万物表达它的慈爱、宽和、包容和理解，像母亲的怀抱，像母亲的爱与无私，给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恩情。

我慢慢欣赏着走着，来到一个湖边。这里突然出现的苍鹭和白鹭，是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很少见到的，所以它们给了我惊喜。我坐在湖边树下的台阶上，看鸟儿们飞起飞落，看树木成荫，花草繁茂，一改我对14年前沙河周边的印象。这偏僻的地方，如今也成了宜居之地和休闲之处，仿佛京剧里移步换景的舞美成了现实。

舍不得离开，但还是走出公园，走到了沙河的大坝上，这是沙河水库之上的地方，曾经是沙土路的河坝，已经被柏油路替代，宽阔得可以并排跑四辆车。坝两边的大杨树、榆树、洋槐树、柳树等树木高大，把整个大坝边的路覆盖着。刚走了几分钟，开

阔的沙河水库就在眼前了。这是我14年前离开的地方，重游故地，只见湖面水域更阔大了，这里近年来将荒滩深挖，扩大了水面，又将从前污染的淤泥清理，所以，湖边没有了臭臭的气息，而是清风徐来，碧波荡漾。多年前生活的地方，如果不在心里知道这是沙河水库，是认不出的。

湖区的拐弯处，是一个河湾，成群的苍鹭、白鹭、池鹭、野鸭、黑水鸡、黄苇鸭，还有数不清认不出的水鸟悠然而地滑翔，或聚在沙洲上，或游弋在湖水里，吸引了不少观鸟“发烧友”不停地拍摄，多少精彩的瞬间，都在他们爱的观察和捕捉里，成为沙河水库讲述的美好故事。

我从南沙河与北沙河交汇处以北的小桥上，骑车沿着水库大坝到了我曾经驻留3个月的地方。一切没有变，像故乡的容貌，又是故乡的气息。坝下，从湖边通往我居住的军营的路上，不知何时有了一个小集市，沿路两边，货物应有尽有，水果蔬菜布匹杂货，还有一个驴肉火烧摊。我忍不住买了一个夹满驴肉火烧，6元钱，又买了两个甜瓜，8元钱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在湖边打一个牙祭，这是我经常想念的从前的美味。

走在熟悉的去湖边的小路上，我吃着驴肉火烧，边看着沙湖的湖水。湖水清澈，芦苇荡也茂盛了许多。湖里静立着苍鹭、白鹭，它们长长的腿和脖颈，引人注目。风越来越大，把芦苇和蒲苇的头梳理得油光锃亮。

我站在两棵柳树的树荫下，这是深入湖中的半岛，风急，我也被风吹到歪歪斜斜。柳树上的白头鸭一直在叫，芦苇荡里的苇莺也叫个不

停，水面上飞着燕子，偶尔飞过的苍鹭、野鸭，好像都没有把风放在眼里。从西南到正北，绵延的燕山山脉与蓝天白云对接在一起。那个秋天在这里经历的每一天，都仿佛昨日。只是岁月的情怀也像人的情怀，抹掉了所有的鸿沟，好像14年前到今天，只是隔了从我从如今居住的地方到沙河水库的距离。

我还能拥有什么？在这样的生命轮回里，许多触手可及的幸福，都会因为不去把握而稍纵即逝。沙河水库离我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，然而，总是觉得有的是时日，不想，一晃就是14年之久。那个满头黑发朝气蓬勃的青年去了哪里？如今鬓生华发，我相信我称之为沙湖的沙河水库早已认不出我。它只是出于礼貌，接纳任何来到它身边的人。我是否已经成为多余的人？或许，是我一别之后的杳无音讯让沙湖心灰意冷？人的淡忘和大自然的淡忘，应该是对等或者对应的。

大地无声无息，不会给人安慰，沙湖也无声无息，看不出它的悲喜，让我更感到在湖边的无助，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从来都不属于这里。然而，我清晰地记得，在那些失意与无奈的日子，是这里的日出日落、晨雾和黄昏，将我的苦涩淡化，湖水稀释着我的苦闷，星光无比信任地给我浩瀚与信心，让我一天一天走在湖边，慢慢减轻了仿佛要将心都压垮的重负，逐渐与风景融为一体，成了沙湖的一部分。于是，才有了我在沙河水库边上写下的《沙湖日志》。

而上苍造就了白头鸭，让它歌唱，在这湖边的柳树上歌唱，即使风大到柳树的树冠朝着一个方向倾斜，柳叶几乎被吹得与大地平行，然而，白头鸭却一直没有停止鸣啼。它仿佛在安抚十四载倏然而逝的流年和我的伤逝，让我的眼睛里满含了泪水。

□ 沈顺英

不经意间，谷雨就要到了。谷雨，缱绻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春并不仓促收梢，谷雨肩负的使命，是完成从春到夏的衔接，这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过渡。

此时，水乡泽国，杨柳依依，庄稼葳蕤，梨花素洁淡雅，海棠娇艳动人，樱桃红紫，晶莹剔透。处处皆是清新明朗，翠色欲染，水色淋漓。雨水是专为谷物准备的，幽深旷野，有谷物遇雨后散发的浓郁清香。

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，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三月中，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，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。”其含意是谷雨节气后，雨水增多，有雨生百谷之意。

你瞧，蒙蒙烟雨，饱蘸声声鸪鸟的呼唤，恰似窈窕少女，踏着一江清波的潺潺节奏款款而来。曼妙清新的春雨，宛如一阙宋词小令，清凉透明，润物无声。在春雨的滋润下，世间万物变得鲜活灵动起来，菜花吐金，麦苗泛绿，黄绿相间，如一幅凝重的油画。蔬菜水灵灵，舒展展肢往上猛长，嘻嘻哈哈，你推我搡。

隔着雨帘，我依稀听到庄稼偷偷拔节的声响，听到它们情人般的乡音土韵在庄稼的叶片间荡漾开来。牛毛细雨中，偶有身披蓑衣的农人，在青郁麦田里耕种，这绿连成一片，齐整而带着湿意，绿得那么酣畅透彻。

各种花儿渐次开放。白玉兰，灵动如白鸽，振翅欲飞。琼花如盘，风姿绰约。花儿前仆后继张扬着美丽，枯萎的才掉下，新的骨朵又打开了。漫山遍野闹红弄绿，蜂舞蝶绕，莺歌燕语，只为把这个锦绣春天演绎到极致。一场盛放，数以百计的花朵被数以千计的叶子所取代，一

□ 张正

说到江苏仪征的红山，很多人也许只记得它赭色的“肌体”，而忘了，这其实不是它本来的面目。若干年前，红山和许多山一样，也是青青的，伴着碧水。碧水，是那一湾枣林湖，在红山东北角，山与水相依相靠。这样的结合，成了许多人的念想。烟花三月，去红山踏青，我们绕过红山的“红”、枣林湖水的“碧”，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坡面上山寻春。

红山的另一面，植被完好，除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小路，差不多是原生态的模样。几垄由山顶至山腰绵延而下的茶田，得天独厚，成了一道不可多得风景。我们来得较早，春茶还有几天才能开采，山里除了我们这些游客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很静。茶树也一概娴静，像在气定神闲地孕育春茶。要不了几天，山上就会热闹起来，到处是欢声笑语，到处是在茶树上舞蹈的灵巧的手，到处是鲜嫩而充满希望的绿色喜悦。

红山茶园，我们来看望你了！这一刻，我们像是走进产房，探视一位重身待产的孕妇。“产房”里静悄悄的，期待中弥漫着甜蜜和温馨。回来的一位女士目光散漫，从那满眼的绿意飘过，说了一句：“还不得芽子！”她原本说的是茶树的新芽，却歪打正着，乡村俚语中“芽子”即“伢子”，“伢子”恰是小孩的昵称。她在寻找茶树的“宝宝”呢。

谁说茶树没有“宝宝”！有的，只是还不显眼。去年新长的枝条上，在枝与老叶的丫杈间，正有粒粒饱满的芽苞脱颖而出，努力探望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期望有一双巧手，及时将它们采去，邀请它们去领略更多更美好的世间风光。

为了每年春季的新茶，茶树要作出极大牺牲，正像天下每一位女性，为了母亲这一伟大称谓，几乎要付出一生的辛劳。茶树的新叶，只有从去年生长出的新枝条上冒出，才能变成杯中碧绿可人、芳香缭绕

## 温润谷雨

切进行得毫无声息。新叶胜花，它们才是下一个季节的主角。乡村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，有的把犁挥鞭，吆喝牛儿犁地；有的埋头弯腰，移苗插秧；有的浇水施肥，加强春管春种。一颗颗种子被农人虔诚地植入土地，等待开花、结果。从种到收，从春到秋，世间万事万物，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，顺理成章地走下去。

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采茶的时节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古色古香的茶铺里，已有新茶在卖。一杯谷雨茶在手，茶叶在水中载沉载浮，玲珑剔透，像塘中藻荇，汤色嫩绿澄清，温润如玉。听窗外潇潇雨声，品一杯清香馥郁的谷雨茶，那滋味恰似甘醇浓香的美酒，让人舌尖生津，怡然快慰。

谷雨时节，在乡下木窗边闲读，读到毕九歌的一首七绝：“芍药花残布谷啼，鸡闲犬卧闭疏篱。老农荷锄归来晚，共说南山雨一犁。”旧时岁月里的那些春日风光、乡间农事，便在脑海中徐徐呈现。

谷雨是春天最后的乐章，更是一长串从田野上长出的诗。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，夏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。我眷恋这绵绵如织的乡村谷雨，就如同眷恋着我的故土田园。一辈子，将岁月串连成无法分割的雨线。

## 茶园寻春

的茶叶。春季采完新叶，这些刚满周岁的枝条就要被剪去，让位于今年新生的枝条，而新生的枝条，明年春天，又将成为新的“母亲”。每一种生产，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，都有这么难能可贵的牺牲与付出。

一位同行者，在茶树丛里发现了茶果，深褐色的，小板栗一样，他很惊讶有这样的收获。而我，则坦然。烟花三月，去红山踏青，我们绕过红山的“红”、枣林湖水的“碧”，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坡面上山寻春。回来的一位女士目光散漫，从那满眼的绿意飘过，说了一句：“还不得芽子！”她原本说的是茶树的新芽，却歪打正着，乡村俚语中“芽子”即“伢子”，“伢子”恰是小孩的昵称。她在寻找茶树的“宝宝”呢。

谁说茶树没有“宝宝”！有的，只是还不显眼。去年新长的枝条上，在枝与老叶的丫杈间，正有粒粒饱满的芽苞脱颖而出，努力探望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期望有一双巧手，及时将它们采去，邀请它们去领略更多更美好的世间风光。

为了每年春季的新茶，茶树要作出极大牺牲，正像天下每一位女性，为了母亲这一伟大称谓，几乎要付出一生的辛劳。茶树的新叶，只有从去年生长出的新枝条上冒出，才能变成杯中碧绿可人、芳香缭绕

的茶叶。春季采完新叶，这些刚满周岁的枝条就要被剪去，让位于今年新生的枝条，而新生的枝条，明年春天，又将成为新的“母亲”。每一种生产，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，都有这么难能可贵的牺牲与付出。

一位同行者，在茶树丛里发现了茶果，深褐色的，小板栗一样，他很惊讶有这样的收获。而我，则坦然。烟花三月，去红山踏青，我们绕过红山的“红”、枣林湖水的“碧”，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坡面上山寻春。回来的一位女士目光散漫，从那满眼的绿意飘过，说了一句：“还不得芽子！”她原本说的是茶树的新芽，却歪打正着，乡村俚语中“芽子”即“伢子”，“伢子”恰是小孩的昵称。她在寻找茶树的“宝宝”呢。

谁说茶树没有“宝宝”！有的，只是还不显眼。去年新长的枝条上，在枝与老叶的丫杈间，正有粒粒饱满的芽苞脱颖而出，努力探望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期望有一双巧手，及时将它们采去，邀请它们去领略更多更美好的世间风光。

为了每年春季的新茶，茶树要作出极大牺牲，正像天下每一位女性，为了母亲这一伟大称谓，几乎要付出一生的辛劳。茶树的新叶，只有从去年生长出的新枝条上冒出，才能变成杯中碧绿可人、芳香缭绕

的茶叶。春季采完新叶，这些刚满周岁的枝条就要被剪去，让位于今年新生的枝条，而新生的枝条，明年春天，又将成为新的“母亲”。每一种生产，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，都有这么难能可贵的牺牲与付出。

一位同行者，在茶树丛里发现了茶果，深褐色的，小板栗一样，他很惊讶有这样的收获。而我，则坦然。烟花三月，去红山踏青，我们绕过红山的“红”、枣林湖水的“碧”，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坡面上山寻春。回来的一位女士目光散漫，从那满眼的绿意飘过，说了一句：“还不得芽子！”她原本说的是茶树的新芽，却歪打正着，乡村俚语中“芽子”即“伢子”，“伢子”恰是小孩的昵称。她在寻找茶树的“宝宝”呢。

谁说茶树没有“宝宝”！有的，只是还不显眼。去年新长的枝条上，在枝与老叶的丫杈间，正有粒粒饱满的芽苞脱颖而出，努力探望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期望有一双巧手，及时将它们采去，邀请它们去领略更多更美好的世间风光。